

# 一个叫乐园的地方

□ 叶梅

跟作家温新阶是老朋友了,但却记不清是何年何月在什么地方与他相识,就如鄂西那片惯熟的山水,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稔熟的,却难以记清每一个乡镇的地名,只有走近那些地方,眼前的一切才让人陡然想起种种,地名啊故事啊,鲜活得跟昨天似的。

与温新阶的交往也是如此。他家住宜昌,但女儿在北京工作安家立业,因此他时常北上,但凡来到京城总会约着我们找一家小酒馆,与我家先生小酌两杯,多时不见也如同昨日,丝毫没有间隙感。席间免不了要谈文学,他会说起他的一些写作,我听着,为他的勤奋和计划点头。之前我读过他很多作品,尤其是散文,他总在不断地写,而且越写越有味道。

温新阶一直在写故乡,他的故乡在鄂西长阳,一个叫乐园的地方。乐园,好听的名字,那是他的故乡。他对故乡有着深深的依恋,他写故乡的散文集《他乡故乡》曾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还有两本散文集《乡村影像》《典藏乡村》,先后获得湖北省第七届、第九届屈原文艺奖,也是以故乡为题材的。

故乡养育了他,他则将最深的情意回报故乡。

他的故乡乐园,曾是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发源地,当年为解决广大农民看病吃药的大事创立了一种新方式,并在全国农村推广,意义非凡。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推出了70个新中国第一,乐园作为第一个实行农村合作医疗的乡村有幸上榜。温新阶正是乐园人,也是合作医疗的亲历者,近年来,他数次回到乐园,行走于故乡的村寨,与农民同吃同住,和他们一起追溯过往,思索未来,四处搜集素材,写出了一系列散文,先后在《民族文学》《散文选刊》《长江丛刊》《民族文汇》《人民日报》《湖北日报》等诸多报刊发表,获得了散文界的好评,普遍认为他的写作超越了以往,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作品近期汇集成《乐园志》一书,其中有很多值得咀嚼的意味。

纵观《乐园志》,不仅写到了合作医疗的初创始末,写到创始人、参与合作医疗的医生,还写到了新时期乡村医生对合作医疗精神的传承。更多的是,他把目光投注于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投注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中人们的生存变化,以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融合,由此,温新阶通过《乐园志》呈现给读者一幅真实多彩的乡村图画,呈现出一个鄂西南村庄的谱牒。

《乐园志》写到了系列乡村人物的命运变迁,有阔绰威风、名噪一时的“刘大王”戛然谢幕;有舞文弄墨、影响一方的读书人;有前荒后河妇孺皆知的阴阳先生……真实再现了鄂西乡村的历史文化。新阶善于写小人物,写

他们坎坷的命运,心底的善良,在命运中的挣扎,散发出渺小的光辉,读来让人感动和沉思。《何三叔的生意》中的何三叔,勤恳做事,本分为人,“总得让输的人赢一回”。《家住曹家湾》的曹文阶,从小患小儿麻痹症,中学毕业时能背诵《汉语成语词典》,乐园合作医疗红火的时候,以乐园合作医疗为背景写了长篇小说,后来因故没有出版,民办教师也被解雇,做生意亏了不说,回到家妻子去世,在如此的苦难面前,他没有向命运屈服,在精准扶贫政策支持下,他勤恳劳作,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乙亥人》中的刘维菊,在丈夫当合作医疗医生大红大紫的时候,她一直在生产队养猪场当饲养员,老来仍然守着老宅,守着平淡的光阴。《工匠发哲》中的发哲爱打抱不平,捡瓦失手打破别人的瓦缸,主人说不需要赔偿,他硬是在街上买了新的瓦缸,请司机运了过去……《乐园志》中那些性格鲜明的小人物,平凡卑微,却是有尊严的,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和光亮,我们看得见他们的呼吸,能感受到他们的温度,甚至能与他们交流人生。

乐园是一个土家族聚居的村庄,新阶本人就是土家族,《乐园志》生动呈现了民族风俗风情。土家人的哭嫁、跳丧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打厢桌,铺锦缎,瓜子花生核桃板栗糖酥糖杂糖娃谷糖,白瓷碟子摆了一溜,又洗了细瓷杯子,杯子盖子都擦得灯下放光,陶罐儿抱出来,瓷勺子舀茶,免得染了手上的汗气。布置停当,玉珍一拍手,九个姑娘往厢桌边一坐,哭嫁就开始了。”又如“跳丧歌中有很多情歌,这与悼念亡者的情景似乎不协调,这也正好说明了鄂西土家人豁达乐观的生死观,死亡,也许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形态,生前的快乐在死后也还要延续,每一个活着的人的快乐应该与死者分享。老汉推车、凤凰展翅、浪里捡柴、姑嫂推船、猴子爬岩、犀牛困泥、猴子望月、猛虎下山,各种高难度动作套路一样表演,咚咚的鼓声、洪亮的歌声越过门口的小河,漫过那片松树林传到很远很远。”他写生活在乐园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寻找到的种种快乐,即使劳动栽秧也是个节日,要请同村人一起吃栽秧饭。乐园人总会利用各种节气相互走动,正月里家家户户接春客,七月十五接客过月半节,腊月里熬糖、打豆腐、请吃杀猪饭。冬日的夜晚来了客人,家里要炒板栗烧核桃喝烧酒,修房子至亲要送梁树,家有喜事坐流水席……一幅幅乐陶陶的民俗风情画,体现了山里人自古以来的豁达乐观,团结互助的品质,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有所缺失,而让人怀念和呼唤的传统品德。

草木有情,芬芳馥郁。《乐园志》还向读者展示了鄂西南一带的许多植物,高大的乔木,美丽的花树,药材果实、茎叶,他在描写这些树木花草之时,通常会将草木与人的命运有

所联系,牵出一个个富有意蕴的故事。在这里,读者会明晰地意识到人与自然的某种关系,密不可分,在那些巍峨的大山深处,草木与人同在,一代又一代,回应着生命的苍凉和执着。

因为热爱,故而倾情,但单有热爱未必能成好文章,散文写作的技艺表现正在一轮轮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之中,不乏争议,也不乏创新。但温新阶的散文显然固守着一定之规,同时又在试图不断有新的拓展。他善于描写环境,寥寥几笔便会情景交融:“已是傍晚,西坠的太阳挂在一株栋树的枝丫上,温柔的光芒恋恋不舍地舔舐这片土地,森林、田野、河流、房屋、人、狗、猪、牛、羊以及所有生命都沐浴在一片金辉之中,尽管画面有些虚幻,还是让所有人感到了温暖。”(《从上河到白岩》)文中写到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依然可以有着脉脉温情。“一切景语皆情语”,字里行间,读者感受到了作者的善意和希冀。

温新阶的散文语言流畅,像山间小溪潺潺而下,却有着节制,少见冗长的描写或空泛的议论,开门见山,往往是第一句就入题了。如《袁家

街》的开头:“袁家街并非一条街,五六户人家的房子一字排列,有些可观的长度,就有了袁家街这个名称。”他的散文结尾也不会有无病呻吟的抒情,要么戛然而止,要么营造一点意蕴,读来简洁明快。《乙亥人》的结尾:“又有一团白雪从田边的棕树叶上落下来,落在了麦田里。”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温新阶也写小说,其作品曾被《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作品》选载,他的散文也就兼容了小说的一些手法,特别是在写人叙事的篇什中,有人物有情节有细节,几乎可以当作小说来读。本来文无定法,温新阶对于多种技巧的利用,恰是增加其散文的可读性,使他的散文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温新阶有着深厚的生活底蕴,也有着丰富的写作经历,一个叫乐园的地方经由他的书写变成了意味深长的文化符号,他为他的故乡著书立说,既是一部文笔优美的乡土散文集,也是一部富有价值的具有社会学、民族学意义的乡村史。《乐园志》可以看作他在新时代写作的一个新的开端,我相信,他一定还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



曙(纸本工笔) 王天瑜 作

## 大学生们 提高人文素养的重要读本

——《十八堂课》序

□ 周宝生

《十八堂课》是武汉东湖学院驻校作家刘益善先生,在武汉东湖学院开办的人文系列讲座一部分内容的合集。请刘益善先生来做这个讲座,向当下大学生们进行人文方面的系列教育,提高当下大学生们的人文素养,扩大他们的知识面,对于他们的专业学习与人生的成长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我与益善先生相识已几十年了,他为湖北嘉鱼官桥八组和田野集团的发展进步,在文化宣传上做了许多事情。他第一个用文学作品来反映官桥八组和田野集团改革开放、乡村振兴的经历和过程,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鄂南第一村》,在《诗刊》发表小叙事诗《中国最小的官》等一系列作品,也是田野集团创办武汉东湖学院的见证人。

益善先生退休后,我们邀请他到武汉东湖学院做驻校作家,希望他能给学生教课。武汉东湖学院是一所理工科为主的学校,没有中文系,所以他开办了一个人文系列讲座,而理工科的学生,在校读书期间,特别需要文科的学习。益善先生在关于读书与人生的一课中举的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2013年上海复旦大学发生一起投毒案,该校医学院2010级研究生黄洋中毒身亡,投毒者是室友林森浩。林森浩为什么投毒呢?他说他看不惯黄洋,决定投毒是出于愚人节整人的想法。林森浩被判死刑后,在监狱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段时间在读文学经典,过去由于理工科的读书读得太多,思维太直,不懂得拐弯,做事不计后果,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犯下了死罪。要是过去多读些人文社科类书,我也许不会这样干。”还有个云南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学生马加爵,因与同学发生矛盾,被同学看不起,产生自卑心理,竟锤杀4名同学。对于杀人动机,马加爵的心理表述是:“我真的迷失方向了,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了。”这种“有点

想不开,恨他们就杀人”,是一种极端的行。如果马加爵平时读了优秀的社科文学类经典作品,思想开阔,善于思考,能辩证地看问题,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与追求,这种悲剧就有可能避免。

几年来,益善先生定期在武汉东湖学院开办人文系列讲座,精心备课,倾心讲授,在新时期大学教育中奉献了余热。我和他是老朋友,他也把自己当作官桥八组和武汉东湖学院的朋友,愿意为官桥八组和武汉东湖学院做些事。我和官桥八组、田野集团、武汉东湖学院感谢益善先生,也感谢所有为我们做过事的各界朋友。

益善先生的这十八堂课,内容涵盖文学、历史、文化、读书、人生等内容,以自己的研究、阅读、创作实际、社会调查和人生经历,叙说了他的体会、见解、经验,深入浅出,鞭辟入里,而且故事性强,令人读后,如饮甘泉,深受启发,得到提高。他介绍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和他们的作品,他叙述的历史人物熊廷弼的悲剧人生和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他介绍深藏功名的老英雄张富清的无私奉献,还有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所写的《南京大屠杀》,还有他说的抗战时中山舰的传奇和民间收藏故事,他说的文学的作用、读书的作用,他说的写作经验等等,无不都是他多年的心得,我们受之,必定有益。

当代的大学生们,是天之骄子,是时代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寄托。中国的富强,人民的安乐,要你们来承担。你们提升了人品素质,你们明白了事物的道理,你们学好了各种社会科学知识,你们走上社会,就能接下父辈的担子,你们就会成为中国发展建设的精兵强将。人文知识的学习,是你们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面。

刘益善先生的《十八堂课》,是大学生们提高人文素养的重要读本。是为序。

## 檐铃(外二首)

□ 江汉

或饱或饥的风儿一吹,檐下的风铃就响了。游走在门槛之上,屋檐之下,响声就覆盖了男人、女人,全村的果实和劳动。他们把所有气力,都交给了绽放

秋天的村落,更需要一场大的响动把丢下的勤劳温补一下。把人们爱过的再爱一次,把恨过的,通通遗忘如果打开我的内心,你能看见,最清澈的湖水

风铃一响,再一响。就把村里的江湖唱得莺歌燕舞,从此不再平静一截尾音,落向我家的院子

## 江流

江流也是夜色。的确,很像夜色每一缕光,都是江水静流的形状大船,小船,又在江面上一一铺开那些星星、灯火,一定就在水里升起来

夜色。流淌经过的一些码头:汉阳门,月亮湾,红钢城,青山镇都能说出一滴水的到来一枚浪花去处,一只小船针尖般的命运

夜色,抱紧了整座城市跟上长江,我会想想一生中,经过的那些事、那些人想想我行程中,经过的一座座桥。一座座码头一朵朵浪花。也想想——

细密而冰凉的夜色,向前延伸。推着我往前。一点,一点,又曾经怎样推动着我的心

## 沉默与假象

无人想居的老屋,住在故里总不说话,像缄默的白头翁卸下生活的负担,看蔷薇,挨着玫瑰

它的回忆很慢,越来越轻,越来越小从表面上看,就是时间,翻过几道坎再把埋在灰烬中的红萼拿掉

其实,沉静总是与假象并存当我回身,贴近生活里层,浓稠的土香味就会破门而出,招我,回落大地

## 年味浓淡

近腊月,双休的日子,老婆照例要安排我过“家庭组织生活”。早上八点,刚过完早,她就拉着我从阳逻开发区这边的圆梦路去位于阳逻老街中心的余家湾菜场。毕竟在老街生活多年,我尊重她对生活路径的依赖。

冬月底的双休日,停车变得更为麻烦。那些说年味变淡了的人们,真该邀请他们到余家湾菜场附近停下车。到菜场对面,我让老婆先下车进菜场,我需要在那些密密麻麻各种有轮的玩意中间,找到一辆车子的高效立锥之地,以规避违规罚款风险。

在车上,老婆已简单交代了一下今天的任务:购鱼肉回去腌腊鱼腊肉。这是我们渐渐放弃了的家庭生计。早些天,她跟我提起这个时,被我否决了。我之所以敢于否决这个,理由也是迎合她的意图。她在家庭厨房时常警戒,腌制的东西吃多了不好。实际情形是,我们小家庭每年腌制腊货的量很小,到了春天谁也不吃,己所不欲又不好意思送人,不免忍痛扔掉。因为说到她心坎里去了,所以“领导”欣然接受了我的否决。

我想起,前几天我和妻子按惯例给老母亲购了一条大青鱼和一提猪肉,因为老人家每年都有自己动手腌制一点鱼肉的习俗。这是每天迎接春节序曲中的固定节目。母亲听说我们打算腌制腊货,当即发声:你们不懂,过年,腌些腊货挂在屋里,多少是个年意。隔几天,母亲单独打电

话给老婆,把我批评了一顿。这下引起了老婆的高度重视,就促成了今天的行动。

把车安顿完毕,我遵旨到菜场接应老婆。

我从菜场东头进去,透过密密麻麻的人群和生熟熟的摊位朝里面打望,上次老婆就是在靠里面那个手法娴熟的女人那边给母亲买的青鱼。到处都是年尾迎春的急切忙碌身影,就是找不到一个疑似老婆的。我想,她极可能到菜场西头逛去了。她虽然是朝着预定目标来的,但一入这个拥塞又辽阔的菜场,哪能做到不迷失目标呢?

闲着也是闲着,对着热气腾腾的集市,我不由自主地掏出手机。我转着圈,以360度的视角来了个菜场短视频,把拉拉扯扯灌香肠的,扒来扒去卖荸荠水果的、热气氤氲做糕点的、莹绿紫红摆小菜的、切生宰熟烤鸭的、自信满满做卤菜熟食的、眼疾手快打鳞剖鱼的,统统收进视频,正好更新一下我的抖音,题曰:抖撒几间嗅嗅熟悉的阳逻年味。

抖音发了,继续张望了一会,仍没有看到老婆的身影。举目望去,到处都是热情又精明的人们,除了摊主有不少男性外,家庭妇女仍然是主力军,眼里都放射着谨慎的欲望和光芒。蔬菜们各安其位,主打一个鲜字。熟食呢,也摆出了较为可信的造型,它们要以艳夺目。只有鱼儿比较调皮,不时要给逛菜场的人溅一点水,让人带些菜场印记。

上次老婆买青鱼的那个摊子,总是站满了人。应客人的要求,老板娘从鱼池里捞起了一条大青鱼,称好了后让摊主剖开,但鱼怎么也不肯就范。那穿着皮制防水抹腰的老板娘,左手扶着鱼身,右手顺出一个大木棒,照着鱼头一阵猛敲。严重警告之后,那刚烈的青鱼算是消停了,但又不免殃及池鱼。旁边一个浅池里的几条喜头鱼,显然受不了这种杀青鱼给喜头看的刺激,竟跳到池子外面,边打滚边耍赖,鱼摊上那个年轻的男孩跟着扑腾半天,才把它们捉起来扔进池中。

观看剖鱼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又逗到灌香肠的地方看热闹,综观整个菜场,这大概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之一。自然也紧俏得多。好几个个人拎着猪肉排队。有个穿深红抹腰的老年妇女凑了上来。只见那个中年男子在那边手脚麻利地操作。拌上了酒、辣椒、盐等调料的肉丝,从男子左边的铁斗里进去,经过一个哆哆嗦嗦朝着预定目标来的,但一入这个拥塞又辽阔的菜场,哪能做到不迷失目标呢?

那位老年妇女说,巧呗,还是冬月就这么多灌香肠。

操作灌香肠的中年男忙里偷闲插嘴说,那么日子了,马上腊八,再不灌,我要撒摊子的。这位显然是深谙营商广告艺术的。

前面排队的人也帮着劝老婆,他家的生意做得蛮活,你老人家要灌,

□ 严辉文

要趁早哇。老年妇女说,肉又涨了,我先转一下再说。

我饶有兴致地看了一会灌香肠的剧目,仿佛发现了神秘的年味制造机理。本来想拍个特写短视频,又怕打扰人家的生意。只好再次引颈举目,仍然是年货海海四顾茫茫。

我想,不如回到车上等人最可靠。等我走到菜场东头,那个出口附近炸肉丸的摊子升腾起传奇味道,叫停了我的脚步。一男一女架着两口大铁锅炸肉丸、绿豆丸、酥鱼块,油锅里咕嘟咕嘟冒出生生不息的永恒滋味,又勾起了我的馋虫,平生独好这一口。但老婆常常打破,你要吃我们做的余汤丸子,油炸的东西吃多了不好。余汤丸子正对了这黄焖丸子的金黄圆满吗?我正想要在跟老婆打电话,顺便提出买炸肉丸的想法,就听到有人说,秤两斤炸肉丸,我家那口子就爱这个。循声看去,那不是我亲爱的老冤家吗?她费力地左手提着一个装着一条大草鱼的黑塑料袋子,右手提两个,一个白袋子装着猪肉,一个红袋子装满各种蔬菜,于是立马上前,帮她拎东西。

回到车上,我想,遵从年味的引导是对的。不腌鱼肉,哪来年味?更何况我一大早,还有那么多见闻呢。那新鲜,那潮湿,那火辣,那残忍,那拥挤,那讨价还价,那小小的伎俩,那浓浓的善意,那根根阳逻小城深处包罗万象的烟火味,不到余家湾菜场,又怎么确认新年生活的意义呢?